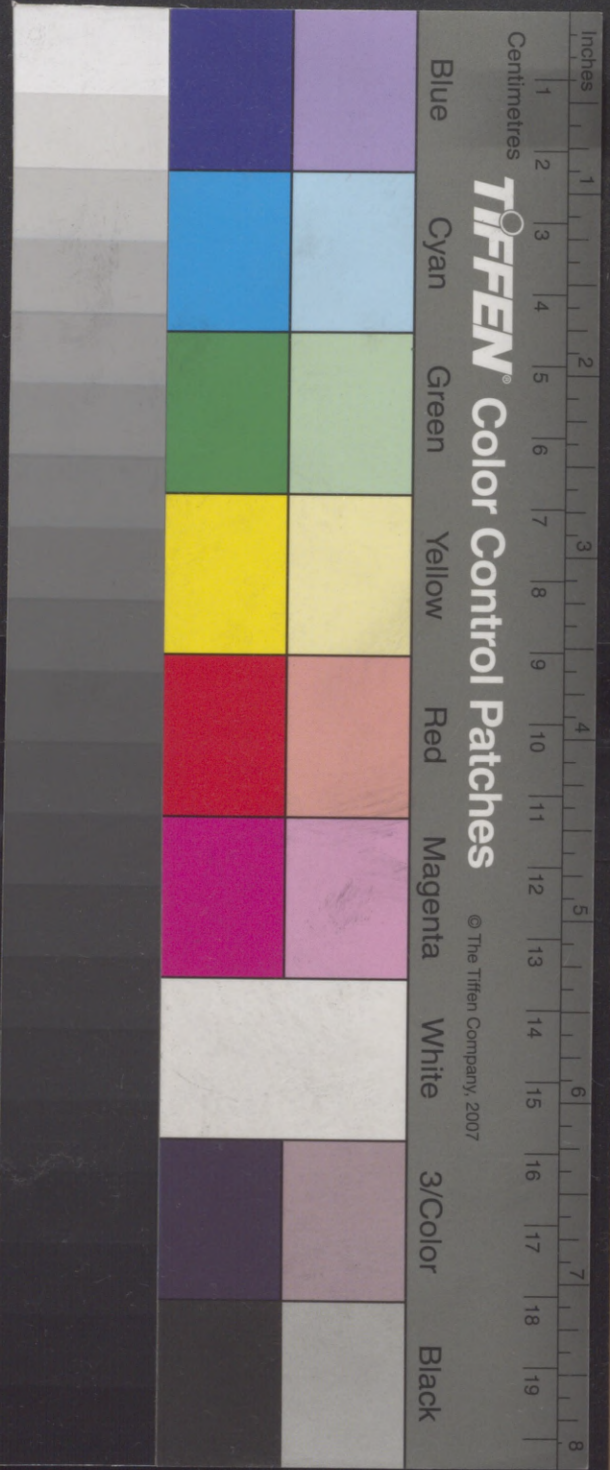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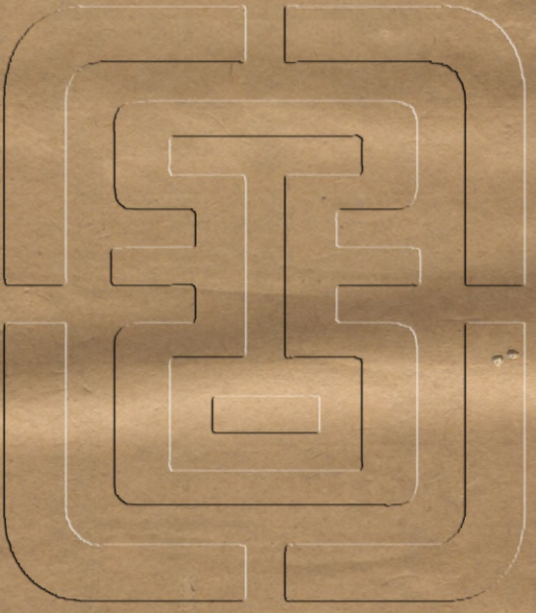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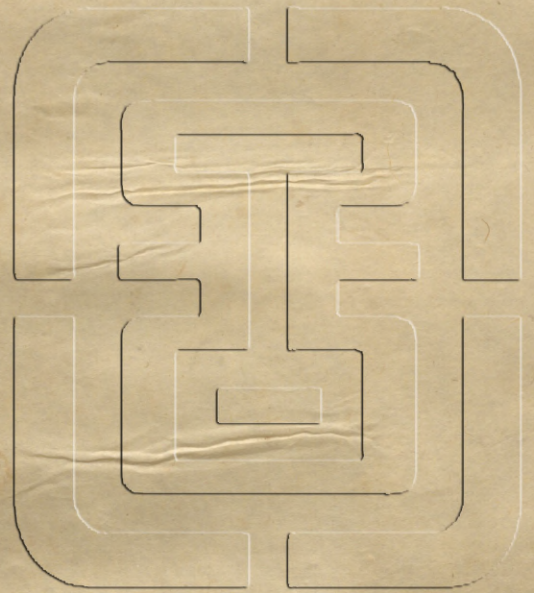




諸

侯全集
十





諸葛忠武侯集附錄卷十八

灌縣胡昇猷纂

歷代碑銘

諸葛武侯祠堂碑

唐裴度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漢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

言長尺 五卷身 附錄 卷一 一
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元直心與元德神交洎
乎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
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
中誰謂阻深殷爲疆國誰謂挫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
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
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
不曰賤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
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
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死徙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

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
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及其能事崔
沿之說又諳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
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
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
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
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繼大
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而上
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先知曷以臻

言長思... 卷一
於此乎故元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奸人
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
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
聖上以西南奧區寢亂餘烈罷氓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
肱爲之父母乃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
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
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
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法矣度謬以
庸薄獲叅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像

以赫厥靈雖徽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
師長一城尙流斯文以示來裔况如仁之歎終古不絕其
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昔
在先主思啟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
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
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迹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
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
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
下尙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

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
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駢邑斯
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
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殄禋祀以迄於今靡不駿
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峯入
海際天如公德音

刻裴晉公武侯碑陰

唐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不顧
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稱武岐

一作國
稱川武

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

武侯之賢甯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

一作天
下有託

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邪由是覈武

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

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支者是以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應

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

之不暇鍾鄧甯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邪是并絡之野與

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姜維何力

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

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
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
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文苑英華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
矣

諸葛武侯廟記

唐呂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灰武侯命世實念
大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膺胥宇南陽堅卧待主三顧而起
羣雄粗定必也籌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
立黃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

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
河洛翼乎中夏飛於天衢然後魚驅句吳東入晏海大勳
未集天奪其魂至誠無妄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
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己付託土雖狹
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彊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
戎車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
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頤
其原夫民視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
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

言喜思... 卷一
五
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
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
世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
使武侯奉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
元曹氏利汝乎吾聽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
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覺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
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動而
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大順
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信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於

遺廟以俟通識唐正元十四年記

唐文粹

諸葛武侯廟碑銘

唐沈迥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王左僕射馮翊嚴總帥

文武將佐泊蒙突歸之旅疆理西鄙營軍沔陽

湖北沔陽州

先

聲馳於種落伐謀息其狂狡於時威武震疊虜騎收跡塞

垣蕭條烽燧滅焰土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重關弛

櫟邊穀棲野我師惟揚則有餘力乃昇高訪古周覽原隰

修敬茲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遠雖簫鼓曲奏邑

里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落構土階微數尺之崇庭除無

言真忠... 卷一
衣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禮牲玉不得備陳積墉露肩灌木
翳景樵蘇互往麋鹿走集馮翊曰丞相以命世全德功存
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邱壠南山實在茲地荒祠偏倚廟
貌詭製非所以式先賢崇祀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撤編
菅薙藜薄是營是葺衆工磨至縑以高墉隔閔芻牧增以
峻宇昭示威神英英昔賢像設如在翼翼新廟日至而畢
顧謂小子揚摧前烈銘於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
業有若伊尹相湯呂望興周夷吾霸齊樂毅昌燕是數君
子皆風雲相感垂裕來世嘗以爲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

樂推尙父則止讐獨夫諸侯同舉管氏藉彊齊之乃宗周無令
王樂生因建國之資燕昭爲奧主君臣同道僅能成功惟
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之澤已竭桓靈之虐在人
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一州介在山谷
驕羸卒輔孱主衡擊中原撐拒疆敵論時則辛癸惡稔語
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校功霸桓昭者不足侔力
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西邑底綏東周祀漢
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冠今古倬軼前烈其誰曰
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羣書姑務統論大略敘我新

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傳非作者之意也今則不書其
銘曰桓靈濟虐雲海橫流羣雄蝟起毒蠱九州天旣厭漢
人思代劉沸涓交爭存亡之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昔
武侯踈足南陽退藏於密不曜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氛
魚脫谿泉龍躍風雲先主纘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
清塵前哲後俊心跡暗同建茲新廟式是梁岷 大唐貞
元十一年歲在乙亥正月庚午朔十九日戊子建 山西
道節度使行軍司馬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侍御史沈迴
撰

諸葛武侯廟碑

唐 尚 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繇矣曹氏挾王室之重
威孫氏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
旅之間天贊一武侯卽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
長八尺當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雖經綸之才隱括未用
而寥廓之志舉措輒形旣先主扶世奠民渴思明智用謀
之佐故三顧見咨當代之略公於是輕重中夏揣摩全吳
定王業於胸心決神機於掌握繇是身爲先主所起計爲
先主所用自此徂南周爰執事夔險平亂靡所不至卒使

劉氏以岷峨之地爲己封梁益之人爲己蓄曹操不敢以兵強驟進孫權不敢以境濶妄動彼相之力焉乃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歿遺詔邦家之事大錄於公勅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昔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啟金縢之誥此雖小大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兩拔祁山而不賀志在吞河

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狄野祀軍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爲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死而滅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迹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爲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隱若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

衡司馬懿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氏所有也舉其
大略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
曰才有所詣不逮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
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
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忠盡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
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
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耶公
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
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之

丙每有風行草動壯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爲雲
爲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矣死而不朽反
貴於生銘曰漢室大壞埽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
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
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胸
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氣旣得武
侯隴虺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亡得乎荒
墳四頽拱木皆枯尙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
隅

忠武侯祠堂記

宋張震

漢昭烈以區區一隅當天下三分之一恃有忠武侯而已
自操敗赤壁昭烈始收江南以侯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
及昭烈入蜀侯鎮荊州率張飛趙雲泝江而上與昭烈會
以成平蜀之功其後永安受遺歲在往反則瞿塘控扼經
營之地侯豈特有意於此哉今八陣故基不溺於波流而
卧龍屯營迺不復見按晉永平中卧龍始以山名唐夔州
治白帝侯廟在西郊不知自何時併爲寺寺有祠又不知
自何時已失之矣侯平生所眷眷者神物且知護惜顧人

獨不然予是以有感焉蓋天下之才不乏其卓然特立於
功名之會者固有之矣至責以大人之事則凜然如恐不
及惟所志狹所施陋也三國鼎立爭天下漢號最弱昭烈
戰每不勝而四海之義皆歸之吳孫氏以江東伯人材視
漢魏爲多其取江陵破虜亭功最俊偉然知摧其與而妄
用之敵謀蜀則巧謀魏何拙也關羽在荊州攻曹仁於樊
操議徙都避之此何與吳事而權甯屈於魏請取羽自效
乎彼其志不在天下明矣昭烈以羽故用師於吳兵敗身
困摧沮以死蜀之君臣父子讐吳當益甚而若直置不問

此豈恣然真忘吳者哉顧所讐者大魏窺神器而竊取之其罪與吳孰重使蜀日夜唯吳是圖則魏偷得自安或者持刺虎之術乘吳後是代魏受禍也嗚呼侯經營天下之略其規模意度與吳相絕如此耶世徒知周瑜呂蒙陸遜破三大敵功在當世鮮匹而侯不過拒司馬懿渭上而止其烈若少貶焉然百世而下望其品以爲三代人物者唯侯實當之數君子蓋不與也此所謂大人之事豈勉強用力所能致乎三國距今尙千載其事之成敗得失人類能言之而吳人於數君子未始有祀者侯於蜀迺特厚蓋自當時固有巷祭野祝者矣朝議以禮不聽卒不能禁迺聽立廟沔陽其傳至今夔州豈獨忘之侯故第在成都像設甚偉望之儼然猶可想見風烈予始命卧龍寺僧慧璉爲侯創祠且繪其像以慰國人之思而記其大略使復有文中子者觀之當以予言爲然

重修先主武侯合祀記

唐任淵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雖其不幸不克大有所成就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動後世歷千百

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己者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夷曹氏怙姦賊之略以植中原孫氏席父兄之資以據江左皆矜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於漢室也海內之士劫於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利害不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略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代劉璋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地建立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遺民以紹復漢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爲謀也當是時丞相諸葛忠武侯實左右之

人品意象高遠也特駸駸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於道德內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區宇不負其君負託之意可謂社稷之臣矣彼其君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服之舉無異論雖厄於運數屈於遠圖而後世有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邱阜巋然有山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

耐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
象甚古詩人嘗爲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牆率
皆頽圯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蜀
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
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出鎮成都公至用故事謁諸祠奠
獻至此顧瞻太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若昭烈忠武
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
度雖號爲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敞丹雘鮮
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
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
無也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
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爲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
昭烈忠武之所爲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
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爲本嘗過公
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
特以欽崇秩祀爲牧守之所當先也

移建武侯祠記

宋王十朋

武侯故祠在州之南門沿城而西三十六步無斷碑遺刻

以考其歲月之始見於圖經者略焉在隋唐時治白帝史載少陵詩曰西郊諸葛廟者其地於茲乎十朋蒞事之初謁焉徘徊四顧敬想風烈歎廟貌之不稱它事未遑也首葺而新之且書其事於石矣然地卑巷隘混以民居污渠糞壤壞乎其間臭朽之所蒸蝸蟻之所蒙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去祠七百八十五步有城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銜尾之勢宛然在目北直郡倉倉故永安宮地據爽塏狀如屏宮之北有水曰清瀼瀼出乎兩山之間東入於江又東過灩澦入於峽峽口有山

卓然立乎羣峯之外者白鹽也可謂江山之勝矣侯昔經營天下於平沙之上輸忠盡誠受遺立孤於是宮之中江流洶而石如故宮闕廢而地猶存陵谷雖變而精神不亡宜於兩者之間祠之亦侯志也遂謀而遷焉地初爲節度推官宅徙於他所因其址築而高之用其材斲而新之爲堂五楹廡萬椽南門於臺又門於西通往來之道像仍其舊新厥丹青冕服用侯又塑關張像翼於左右故祠以婦配非禮也別爲室以奉之書史傳於壁之左而削其不公之論書少陵詩於壁之右以諸作者詩文次之乾道三年

四月壬午告成詞曰

白鹽峙天兮灩澦屹江風雲慘澹兮翱翔卧龍龍千秋兮
何之新廟貌兮江之湄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
中望昭烈兮隔清瀼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惚恍駕虛空兮
雲爲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儼
關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輕舍其故
而新是卜兮邦人之情祠合而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
有如此水

卧龍菴記

宋朱子

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三山先生楊公
詩見其記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
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
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
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
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
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
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
舞故名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

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負絕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紱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為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

東崖鑿石為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為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為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彿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禋因榜之曰起亭以為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尙有以識予之意也

萬里橋記

宋 劉光祖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為古遠載籍之傳尙矣至周氏王

言長江... 卷十...
牧野之誓史官書之曰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則其附聲
教識仁暴概見於經矣獨秦見伐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
也而儀城具存至今自秦置守李冰通二渠爲蜀萬世利
今萬里橋之水蓋秦渠也是則蜀號陸海蕭何藉之以基
漢漢興五十六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民立學官教之學
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天下晚有楊雄氏續孟荀
之絃於漢之既衰漢祀中絕公孫述竊據蜀蜀人以死抗
述者班班風節又凜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
以仁義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於可復夫歷周

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乃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
社稷雖號霸業實宣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傅而才高管樂
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竿橋之東七星
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
此水下至揚州萬里侯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
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歿又千載橋之遺迹
亦粗耳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更幾興
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
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蓋受孔明之任

以來繇蜀走闕道亦如之其於此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
孔明之道德勳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
始至謁古柏祠卽命葺之明年作祠廟於其故營又明年
新其故宅廟貌每日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
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今其遺跡
所存尙多而萬里橋者迺通吳之故事前帥沈公嘗修廣
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將莫支則命增爲石魚醜水爲五
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橋成耽耽屋成繩繩嚴嚴翼翼
都人大和會觀所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

岸木秀而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
雖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所懷
風景抑末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之志亦未嘗
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光祖忝公元僚公命光祖爲之記
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
百世若曰橋美名公又與之爲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
光祖

武侯廟碑

元王謙

有至大至剛之氣然後能行至公至正之道是氣也蘊於

天地未分之前散於天地既分之後不爲堯存不爲桀亡
誠天地之正氣也古人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遇患難不
爲屈臨死生不少變者何善養此氣故也孔子而下惟孟
子爲善養孟子而下其諸葛忠武侯乎漢自桓靈失德曹
氏竊命一時智臣謀士悉爲之用獨武侯高卧草廬不求
聞達若將終身焉及感昭烈三顧之恩奮然起應雲龍風
虎千載一時振墜緒於一隅斗絕之地奪遺黎於羣盜垂
涎之口武侯果何所以哉所見者至公至正之道行之果
處之當不容一毫私僞雜乎其間非胸中剛大之氣培養

有素疇克爾邪己而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不幸天
不祚漢大厦方隆而梁木告摧則君子當歸之天而亦不
敢以成敗例論之也向使昭烈武侯不死則復漢祚而成
王業可翹足而待矣嘗謂出師二表見武侯所以告後主
一本於正殊非刻挾陰謀之說信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昔人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非過論也
宋鉅儒作史編書昭烈爲僭武侯爲寇嗚呼昭烈帝室胄
也武侯王者佐也孰爲僭孰爲寇善讀者能自知奚喋喋
爲哉距南陽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岡曰卧龍俗以爲武侯

隱居之所前人卜地一區起屋四楹繪像而祠祀焉歷幾
歲月棟宇傾撓危基頽圯鞠爲瓦礫榛莽邱墟良可痛悼
大德戊戌監郡秦直公馬哈馬拜謁竟顧謂左右曰武侯
漢之賢相正誼明道誠有功於後世若令廟貌久毀祭血
久乾漫不知省守此土者能無愧乎退與少府朝列李君
源貳政武略程公國僧總判承務公忽辛暨幕府高翊輩
同其議遂庀徒葺事一易而新之命典史李從善董役立
象儀於中以雲長翼德從祀綸巾羽扇其容肅然足以起
四海觀者之敬庚子春功已告成禮請解梁太虛觀道士

張志和主任持事又割旁近田貳百畝有奇以爲歲時香
火之具嗚呼若數公者可謂敬於事神矣神既能敬一日
遣兵曹掾劉熙來速文愚曰武侯大節陳壽且不能悉况
碌碌者哉半讓不可因掇民謠作迎送神辭以遺俾歌以
侑神其辭曰侯之來兮飈馭雲車其冠我我兮其纓于于
肴在俎兮酒在壺禮雖不足兮敬有餘侯之去兮何方溪
風清冷兮山月蒼涼望之不見兮我涕滂澤在人心兮終
千古而不忘

勅賜南陽諸葛書院碑

元程鉅夫

皇帝卽位之四年冬十有二月集賢大學士臣顥言臣幸待罪周行在帝左右崇智下無以仰答聖明有能推尊聖人之道表章大賢之業作興民俗敷宏治化者此真臣人之職而上之所宜聞也臣謹按南陽城西七里有岡阜隆然隱起曰卧龍岡有井淵然淳深曰諸葛井者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民歲祀之巫覡雜揉薦獻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老長伏謁祠下顧瞻徘徊愜然興懷謂守臣史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見廟學

而尊祀之况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以是建廟學足矣遂委烜烜下邑主簿趙守訓董其役迺合僚吏祿入之贏以備傭相山之有良木堅石而隸於官者以具材審制席地之輿設官養士之宜上於省以聞報可至大二年春卽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爲孔子廟廟之後爲學凡堂序門廡庖厨庫庾肄業之齋皮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二廟學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多麗皇慶元年秋落成割官之廢地四十頃籍於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訖功且再歲矣廟學之顏麗牲之碑

惟陛下幸焉即日下中書平章政事秦國公孟與翰林集議臣孟等言夫子廟宜因舊制殿曰大成之殿門曰大成之門侯之祠宜曰武侯之祠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學爲侯作也宜以講堂爲靜成之堂東序爲明志之齋西序爲廣才之齋閣所以叢羣書也宜曰崇文之閣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制曰可其命翰林學士承旨賡書之翰林學士承旨鉅夫爲碑文書篆并以付賡臣鉅夫竊謂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而萬世君臣之法定曹操篡竊羣雄起而爭之春秋幾廢先主揭大義發

大號再造劉氏侯首稱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間關百折期復漢祚春秋之義煥然復明至今三尺童子猶知賊曹而帝漢者侯之功也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爲宜祀於其居爲尤宜嗚呼我朝聖祖神孫武定文承溥海內外罔不臣妾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聖天子之所以命豈徒誇前人聳後觀哉所以教天下知爲君臣之道也恒世有勳伐今守饒州守訓供養翰林云詩曰惟皇上帝降衷於民惟皇作極以君以臣皇風

既邈王霸迭作迺修春秋褒善黜惡漢有天下擬迹舜禹
厥德既衰冠履易處不有先主執扶大綱不有武侯春秋
以亡河漢之間南陽之郭盤盤卧龍惟侯之宅山紫水絡
霧矯霞舒尙想君王顧彼草廬惟侯之學伯仲伊呂惟侯
之志光武漢祖躬耕之憂廊廟之蹈義信志誥四海共悼
廟學之設惟侯之思天子之錫惟我之儀高山景行君子
所履詞臣作詩永作臣軌

碑陰

無名氏

皇慶延祐仁宗皇帝在位十年禮文治具昔未遑考彌綸
大備煥乎燦然見諸事爲則設科舉以登俊良聘巖穴以
崇隱逸百司胥吏補之以儒豈徒然哉蓋將丕變天下之
俗承承繼繼貽謀億萬維年淵哉旨也時之臣鄰莫不仰
副聖明佐興致治故汴省平章瑋行部南陽謁漢諸葛忠
武侯遺廟壯侯之烈曉有司創書院以茂育人材爲請集
賢大學士臣顥以聞命中書平章臣孟定其堂序宜名學
士承旨臣鉅夫文其事書篆并以付學士承旨臣賡嗚呼
盛哉陛下於一書院之切如此有司奉揚之道當何如哉
閱六七前政猶未入刻至元消紀之六年春二月山長臣

巖壽白之於府臣知府事脫脫同知府事錄具判官雅納
忒識禮推官矩泊知事郁提控案牘潑僉曰茲制勅也稽
閣又可如是邪戒縣臣達魯花赤答失蠻縣尹仲謙主簿
元貞典幕克明弗旬已刻之石矣倡興修廢顧不偉歟而
今而後學子師生對越斯碑歌頌恩澤以明聖人之心爲
體行聖人之道爲用正人綱識時措尊教報本可但作章
句腐儒而已哉布衣臣設拜手稽首書

勅賜諸葛書院增修學宮記

元張繼祖

至正乙丑冬諸葛書院山長洛州負時達過許昌予僑居

草堂揖曰走承乏是役卧龍祠下以奉香火敬其故址忠
武隱居之地鄉人立祠血食有年大德戊戌尹是府者亦
嘗葺之以關張配享比舊改觀延祐二年聖天子御極開
廣人文風勵名教近臣奏請創起孔明書院制下中書翰
林詳定學制仍以孔子殿曰大成閣曰崇文取侯之遺訓
講堂曰靜成東西兩序曰明志曰廣材雄敞壯麗大其故
制名之曰勅賜諸葛書院撥田奉祭廩給師生設山長主
之迄今易四十星霜風雨震凌瓦木腐落走厯三換歲華
戰懼無補坐視就荒其責愈重乃積其田租欲經營之會

知府事朝請莊公下車以新學養士爲急務乃曰忠武侯故祠朝廷立爲書院但其祀無終窮優禮古之元勳其亦隆矣弗增葺之無以別上崇儒重道之美意也山長汝其戢勿怠於是掄材鳩工廢者撤而新之無者補而完之如大成殿堂閣門廡悉輪奐焉聖哲遺像剝落復設色焉飾其牌匾繪其祠壁新其井亭焉夫祠之額以及兩廊繚其周垣製祭器如香鼎尊彝爵玷邊豆之屬百件有奇凡五檠六供桌五皆朱髹之起東西齋各三楹增蔣琬及侯之嗣瞻尙二將於祠下標著十將名額皆前所無而今始有

之弗紀歲月無以示將來然增葺皆知府公之知走代其勞請子文其事刊諸石以白悠久不亦宜乎予聞其言而義之竊謂侯之名因書院而始著侯之勳業依吾夫子而益彰侯之盛心千載之下獨廣漢南軒先生知其然撫其本末爲之傳而後見侯生平大節佐昭烈興復漢祚剷除逆黨以定中原噫唏朱子有云天運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惜哉侯之忠誠貫乎日月志節勵乎名教歷千古而不磨信矣綸巾羽扇儼然如生奚啻篡侍遠之知畏亦豈陳壽管見能窺其髣髴也子之新其學宮遇賢尹相與有成功

彼其曠事者烏可同日語哉遂書以檄後君子是焉

重修武侯祠記

明王直

南陽郡城西有阜隆然而起曰卧龍岡漢諸葛武侯嘗居於此故即其地建祠以祀焉元至大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行部謁祠下病其狹乃下有司充廣之又即祠之東建書院以設官養士事聞朝廷名書院曰諸葛書院祠曰武侯之祠世移歲久書院蕪廢祠雖幸存然日亦就頽毀前之為郡者莫克任之洪熙元年五月太守陳君正倫始至往謁焉周視祠宇蕭然破壞采椽敗席不蔽風雨退

而歎曰侯之德業在天下當百世祀之况其所居之地乎今祠如此何足以竭虔安靈乃於農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冬十月成正堂三楹其餘方次第營之未就而當朝賀來京師明年春二月還郡適同知張永推官司憲南陽縣令李桓圭後先繼至相與協圖其事未幾兩廡皆成繚以周垣前為大門以時啟閉而祠堂之制始克大備祠之中塑武侯像凡其器用則南陽衛南陽中護衛具焉正倫告祀以落其成又歲以二月二十八日率郡縣僚屬奉少牢致祭拜跪有位薦奠有所進退周旋克中儀度郡之人士

皆欣然稱歎曰陳公爲此其可謂尙德之君子矣然不爲之記則何以示後人俾維持之永勿壞至是正倫來請予記予謂先王之道以明倫爲本周衰王者之迹熄至於秦極矣漢興學者乃復得聞先王之說至光武明章其道庶幾明矣士之出於其時者皆秉禮義徇名節綱常之際幾乎不可紊也降及靈獻大盜繼起建安以來曹氏最爲雄盛逞其詐力以誘脅天下豪傑之士莫不折而從之其所圖者皆僭竊暴悖之事豈復知有綱常之道哉逮華歆之志得李伏之說行而三綱絕矣當是時莫知有非之者雖

吳國多才亦委曲順從之不暇是天下之人皆淪於逆理亂常之規獨武侯奮勵圖復漢室毅然以誅曹爲心出師二表正名定分凜乎王者之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曹氏爲賊綱常之道賴以不泯後之君子因是而正誼明道以扶世立教則侯之功大矣豈特與勞定國死勤事禦大災捍大患者比歟雖百世禮之可也且嘗遊處乎此神之所顧懷民之所向慕焄蒿悽愴如或見之則嚴祀之以示教焉蓋宜矣然今之爲郡縣者於有司之事部使者之所督責尙勉勉焉有未至若先聖之祀學校之政亦有意而廢

者其能崇先賢以儀後進如此蓋鮮矣而正倫能之非誠所謂尚德者哉則凡政教之所當務者其從容優裕可知矣正倫廬陵人由進士為監察御史至今官能持大體有恭約慎靜之名宜今之所立有過人者故為文俾刻石使後之人有考而繼之也

重修武侯祠堂記

明 李東陽

君子之用世必心存乎正則其猷為功業光明俊偉天下信之後世知之苟所存不正則其所為雖偶合幸中而疵累罅漏掩匿之不暇縱使欺於一人不能逃千萬人之目

誑於一時不能免千萬世之口此諸葛武侯之忠所以通天地貫金石歷今古而猶存也昔公當漢祚傾危之日雖在畎畝而扶顛撥亂已預定乎胸中顧以獻帝之身方墮於曹賊之手失國寄命無復有可為之勢帝胄之賢無出昭烈右者故委身而從之當是時苟可以存漢雖萬乘有不暇顧一劉璋宜無足卹璋固擁兵坐視遣使致敬於賊者也及魏丕篡立昭烈顧命侯益自奮激佐庸主而不隳其志累蹶累進至於斃而後已焉是其心始終存沒無一日而不在漢也可謂正矣若泣廖立死李嚴屈司馬懿而

言身志正行勇明名十一
不敢動者豈獨其摧強制勝之力邪亦平生忠義激發而
讐伏之耳彼苟或者以溝瀆之經爲成仁取義之舉雖幸
免涑水之論而竟黜於考亭之筆豈非自失其正以貽天
下後世之議哉或不足道也以張子房之賢報韓扶漢世
所並稱然究其心論之亦不免以術濟正未若侯之純乎
正也程子謂其有王佐之心者其以是乎故後之學者當
以侯爲正南陽府城西五里卧龍岡爲草廬舊址漢史稱
侯躬耕南陽又曰寓居襄陽隆中蓋秦南陽郡卽今鄧州
而襄陽實在其界故也元建祠祀侯又置書院設山長聚

徒講學給田數百頃國初祠燬宣德間知府陳正倫陳悌
相繼修葺歲以八月二十八日爲侯忌辰而致祭焉成化
間知府段堅重建堂宇復書院舊規擇士以教越二十年
頽圯過半宏治己卯河南參政顧君福分守茲地乃檄知
府馬輿下知縣李通鳩工市材後爲堂六楹中肖侯像左
右廡楹亦如之其後爲亭覆以茅扁曰草廬廬之後又爲
堂六楹曰卧龍祠之左爲堂廡各四楹曰書院始事於戊
午夏四月成於秋八月又歸其故田肆頃以供祀事是役
也巡按御史李君瀚實主之按察副使劉君俊亦預焉顧

君之巡汝甯也夜夢侯訪之若世所傳畫像者適草廬結
構日也夫忠義之在天下人心所同而君好古勤政嚮慕
獨至故形諸寤寐如此然則學於此者亦可以監矣君比
以書來請記修建始末以貽後人庶其久而不廢東陽亦
慕侯深者故樂爲之役云

諸葛武侯卧龍岡碑文

明 史東昌

古今談相業者伊尹周公尙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雖三
分鼎足難與殷周比隆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則千載下
弔龍岡而慨慕者仰侯之心事宛然與伊周共一轍焉余

曩役楚道經龍岡白水之墟謁侯祠如禮而去倉猝未有
言也明年癸丑奉上命來守此邦仰止高風自幸可淑治
蜀遺軌而兩朝歷相之業不有可闡揚其梗概者乎侯生
於漢末值鹽井漸涸羣雄並起天下忽忽焉不知有劉氏
彼時耕南陽吟梁甫高卧龍岡堂中春睡窗外日遲夫豈
有一毫求聞達之心哉所稱耕莘樂道不殊於此迨立德
以中山靖王之裔藉司馬德操之鑒顧侯於草廬之中諮
詢以當世之事於是叢爾孤窮跨荆襄王漢中魚水之歡
頓成鼎足比七擒而天威屈六出而奇才服司馬心寒甘

受巾幘蜀之虎卽岡之龍斯其聲靈赫濯巍然三代之祚
乎而予謂侯之所以武且忠者其真不在乎此也緬想開
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怠職犯法者雖親必
罰善無微而不褒惡無細而不貶長史張裔竊嘗嘉侯之
作相矣猶不可及者惟是小心謹慎夙夜憂勤受命以來
惟恐付託未効親君子遠小人諄諄於上表出師之時殲
彼漢賊酬乃先帝必欲使炎劉沛上之天下揭日月於中
天蓋漢之室不復不休侯之心不死不止忠貞昭格簡在
帝心方之負辰臨朝徙桐遷義昭昭於千秋百禩直精契

而神孚焉故曰伊尹周公尙矣三代而降無如武侯正惟
其心之同耳惜天不祚漢侯乃告終王業偏安僅紹正統
其不能流唐漂虞蕩殷滌周擴一統之鴻勳而豎無外之
峻烈者時也數也侯之所能者人而所不能必者天也管
樂自比夫亦其撝謙之詞而非自許之意乎予不敏又有
覃懷之命再拜龍岡武侯某式憑之用勒斯言以志仰止

武侯井祠記

明楊名

成都錦江街中舊有井其制與他井不同大約中虛方丈
深二丈口徑尺許精巧堅固非俗工所能爲以創自諸葛

忠武侯因託之名然侯之爲此也自有深意或曰蜀都上
應井絡且當岷峨之勝故設此井以通王氣審若是則侯
爲漢之心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侯本草茅一介之士窮
卧隆中寄志甚高而託言甚近時未有能知者唯昭烈因
徐庶之薦往造其廬問以事勢數語契合魚水斯投乃賊
之不忘而漢之不帝惴惴旦夕是故智之所及力之所能
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欲以人勝天以神設教如臨邛
火井其勢漸微闕而嘘之使之復盛由茲而觀則修井通
氣亦事之所必有者侯之報漢何其忠且切哉顧歲久井

且湮沒匪但疏遠卽鄉里之人詢厥所在皆茫然莫能對
殊可慨矣今年春欒谷王公以大中丞拊循我蜀其治雖
因時損益而其意則多述侯之舊大抵開誠心布公道以
身許國以德飭政所以爲之主本者遠相符合故也考古
修廢偶及此井遂命有司大加葺治井上覆以方亭前別
設旱礮以利民用井南設屏門一內建正廳三間以祀侯
像左右爲廂各二門戶區別皆前此所未有者工已名適
以訪醫入省成都知郡大夫馬君過予而告以其事且屬
之爲記余自有知以來嚮慕往哲每讀史傳至伊呂才致

必掩卷歎仰若難乎其繼至漢而得侯又復暢然以喜也由是而益究心焉乃知古人所以爲學與夫學之所以爲用判乎其不相若而不覺悽然以悲夫身有出處道分體用固理勢所不能免然自宋儒始諄諄言之漢以上則不必然也伊呂余無庸論卽論忠武侯方其躬耕南陽與廣元公威輩何所優劣及蒙三顧而後出出而經略中原謀猷舉動必中機宜雖其時尙紛爭未暇於制禮作樂興復古道其以安危爲己任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事先大義言合衆心規模之宏非兩都將相可望至於用兵如神十發

九中張韓鄧馬未許比倫其學之爲用果何如哉陳壽薛能輩固不足道宋儒評品亦未超然乃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其甚者爲真以管樂自許嘗爲後主寫申韓六韜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霸業遂斷然以其學爲駁雜嗚呼出處有光體用無缺侯真秦漢以上之醇儒也而宋儒之論乃如是不知彼所謂學又果何物也哉識者謂舉宋儒以秉鈞當軸未必於事有濟要未可不謂之知言也乃如木牛流馬八陣七縱之事特侯緒餘往往奇之大加稱賞見豹一斑恐非定論矣惟傳侯者云其餘力所及官

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茲言其有確乎余嘗謂伯仲
伊呂禮樂有興與三代遺才之歎庶於評侯爲正而拘之
之說政自無所損益也檠谷公葺理斯井亦勿翦召棠不
伐孔林之意且使後之人知賢者所遺萬世不泯而因小
求大必有以侯爲之師者風教所繫豈小小耶若以爲奇
其事而章之不可以語二公異世之同德矣余明非知人
直陳所見附於記井之末雖不及見侯尙幸見檠谷公而
請正之也公何以教余哉

重修武侯祠記

明朱 瓘

南陽縣治之西去城六七里許有岡曰卧龍舊有諸葛武
侯祠歲久就圯唐王妃蘇氏聞之啟於王曰聞諸葛孔明
漢季之功臣南陽之英偉祠宇弗稱恐無以安神靈無以
慰往來瞻拜者仰懷王曰吾亦云云汝有雅志聽汝成之
乃捐內帑貲財以庀材物工傭之需命承奉白震總程督
事堂之梁楹棟榱朽蠹且漏不足蔽風雨矣至是以貞材
代腐木以密瓦易疏覆以夷甃除壞階昔之阨圯而黝闇
者悉歸然闕壯煥然炳絢旣訖功不可不誌歲月竊惟孔
明致身盡瘁忠宗社扶漢統有功於國家者也其英靈與

言表思正集附錄 卷十八
元氣流行於天地間陰翼我國家之心千載猶一日况南陽故耕之地而神之所戀者歟古之君人者創修之事史必書之或有病其厲民或有美其義舉若德妃是舉無勞一民而窮其力非諂邪神以徼其福亦非表暴所有以沽名欽嚮一方先哲而崇奉之秉彝好德之懿盛矣哉母儀一國者之修舉公天下古今之心所同然者其不可美而可書歟謹書之俟采風者攷焉

重修武侯祠碑記

明孫哲

嘉靖十有五年二月南陽太守四川屠公諱倬字文卿尊

奉天命肇修禮祀以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基迹隆中感會魚水中興炎祚實維王佐卧龍有祠歷世崇尚廬井依然一維厥舊熙廟所尊厥有恒祀儒臣撰策郡守從事亦孔之厚自楊公以來已十餘年不復修治墻屋傾凸丹碧漫漶日就圯廢豈所以欽古賢承德意昔鄉先生沒於社則祭閭閻之民尤厪俎豆矧如忠武侯伊呂之亞百代一人而使其祠圯舊弗治不知其可爾乃飭庀五材勤茲百堵繕故爲新增陋爲美頽朽悉易加以宏麗棟宇倅雲漢光采照天地言言炳炳過者起敬一年再至躬進牲帛以稱

朝廷崇古尚賢之懿再踰年遷秩憲司以去其佐鳳乃採
公言是用作頌刻之皓石著厥終始以詔來裔其辭曰當
塗興讖赤統弗光桓桓帝胄奮志騰驤陽爻既極乃戰於
野棲棲襄漢誰與佐者睠茲南陽高卧維龍抱膝長嘯時
乎不逢泥蟠天飛感風三顧跨有梁益承天之序草廬碩
畫無言弗酬受遺作輔志復神州大厦靡支元象示變惜
也未止忠士興歎烈烈明府出牧此邦有惠有威時雨時
暘有嚴闕宮龍岡之上往廢斯飭赫矣宏敞尊德尚賢修
祀敬共肅肅其敬穆穆其容君侯來思雙旌五馬從以賓
佐魚魚雅雅君今去我風軌則存思君明惠望君車塵龍
岡蜿蜒環以涓水落成有碑於千萬祀

武侯祠記

明楊士奇

綱常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者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
月同其照臨與四時同其錯行與五行同其禪續亘萬載
猶一日不以前而豐不以後而嗇不有聖賢而扶持之則
人道幾乎熄矣是故湯之興也有伊尹釋耒耜於莘野以
佐之武之作也有呂望釋釣具於渭濱以相之宇宙爲之
一新綱常爲之一振拔生民於塗炭之中登之於春臺之

上聳殷周維新之氣象與唐虞比隆者伊呂之功也當漢之季諸葛武侯隱於隆中躬耕畝畝謳歌梁甫有伊呂之志操人莫之知也惟司馬德操知之惟徐庶知之以之薦於先主遂枉駕三顧於草廬之中立談之頃嘉謨嘉猷足以破操之鬼蜮擣權之鴟張吹噓炎精之煨燼俾之再熾於西南厥後身都將相鞠躬盡瘁直欲恢復舊疆混一區宇俾綱常正人極立奈何渭上之師方張營中之星遽隕觀出師二表則公志操同乎伊呂可徵矣彼以木牛流馬之功七擒七縱之奇八陣籌畫之妙為公能事者知公之

庸者也去南陽城七里許有岡焉曰卧龍有庵焉曰諸葛有井焉蓋公嘗汲而飲者也有祠焉邦人尸祝公之處也歲久傾圮鞠為荆棘建安陳侯悌以甲辰名進士烏臺御史奉命來官是時顧瞻曰嘻勸節表忠事誠在我爰出俸貲為鼎剏倡寅窠及屬暨衛之武勳相與和之又俾郡之都紀募緣於富室以助之費既足矣乃瀉材於川輦石於山陶甃於野庀工傭役中屹祠堂傍翼兩廡環以崇墉蔽以修門塑公像於中凡鐘鼓樽俎籩豆罍爵奉祭之需靡不畢備祠既落成徵予紀其顛末刻之石庶幾嗣而奉祀

侯前後出師二表岡脊爲八角亭圖以八陣卽草廬舊地也舊覆之草列縣歲入葺之今且易以瓦矣而草尙存其愛禮之意邪直上數步爲岡原豎客亭三間以資遊息最上邱爲樓居四面洞開一望千里遠山長江舉目無際兩傍前後皆爲裙房以居道衆崇祀事焉地勢四面稍下惟中岡隆起故曰隆中蓋南陽偉觀也第時久未葺率多草莽其坊亦坍塌澆甃坵堦鏽朽黝堊之屬亦皆有缺豈作者遠而繼者疏邪余方縱觀病無以爲興理也於是乎捐厥廩餼圖維聿新因謀之南陽邑侯賈君東陽君慨然曰

有司之責而煩執事吾顏且汗矣梓材丹雘圖維其終垂紹將來當昭其始執事尙識之庶風來者夫是役也前人創之大規宏制所少者潤色焉耳余安能爲役哉譬厥三軍餽以簞食若爲高山覆之一簣余安能爲役哉然善歌之人繼其聲故犒師足以全魯偃息可以藩魏其聲使然也後之人同聲者豈少也哉余於是日卽北上抵葉別駕李公元任聞之尤樂爲助吾喜是役之有成也乃援筆書之以付賈侯經營規畫二君子有焉是日同遊者郡守宋公德威鄧州守余君懋賢州判金君信臣拜書比諗之有

樂助之者當俟訖工書之碑陰

書指道碑陰

明任義

指道司碑舊矣諸葛先生舊廬在今府城西南五里去適襄鄧官路之南二百三十步前朝殿宇俱廢豐碑敗垣突爾尙存我朝雖經前知府陳偉輩檄飾殿宇然亦就簡而成歲久風雨莫禁草莽四塞趨無正道俾謁者仰瞻之頃辭氣萎蕪徒餘嘆息之聲如義曰龍壑留殘照虬枝老歲霜是也去歲孟冬之前府中長吏二倅咸慨然議曰惟先生忠義昭日月而草廬卑陋不足以壯觀瞻咸謂其殿廊

門寢理宜高大且建書院於北亦如殿廊之勅繚以重垣守以道侶庶爲遠圖功垂成義陟彼高岡注目川阜相爾東北端可闢道遂步廣直刈草莽修封界植於楊桁行對如禮旣而又監此指道之碑大書曰漢諸葛孔明舊廬示人以知所從入噫數年後繁陰滿地殿院掩映於叢林間俾謁者張拱肅步而進仰瞻之頃必辭氣浩發競欲効忠貞之節矣是則一殿院封植之興廢豈曰無關於世教也乎

武侯祠墓碑銘

明彭澤

言嘉忠武侯墓誌
卷一
粵正德八年癸酉夏五月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東萊藍公璋具疏請於朝曰周公旦太公望墓在咸陽漢
丞相諸葛亮墓在沔縣周公太公之功載於經諸葛丞相
之功載於史顧周公墓祠宇卑陋弗稱太公墓僅存一邱
諸葛丞相墓雖載祀典祠宇頽壞已甚夫以聖賢藏骨之
所顧狐兔出沒樵牧凌踐似無稱朝廷褒崇之典乞舉行
祀禮於春秋更請治其祠墓事下禮部謂當如所請顧蜀
寇未平恐興作勞民兩請於朝制曰准建祠致祭藍公奉
行惟謹檄所司肇工於四月畢工於九月漢丞相諸葛忠

武侯祠墓則專委之按察司分巡副使任邱邊公億工告
成謂澤董師討蜀寇與聞顛末當銘諸麗牲之碑澤惟聖
賢之生代天理物唐虞三代君臣尙矣周室東遷惟孔孟
繼作克承統緒然皆卒老於行自是聖賢之學寥寥無聞
焉漢儒惟董子仲舒正誼明道之論得孔子作春秋遺意
先儒謂其度越諸子然在有漢全盛之際矧未見諸行事
若夫當垂滅之運馭新附之衆輔孤危之主仗義履仁尊
漢討賊置一身死生禍福於度外窮天下萬物不足以動
其心卒之大綱以正兵威載揚炎祚復興託孤不二使四

海之內英雄黎庶曉然知昭烈之爲帝胄操權之爲漢賊事雖不竟而父子咸以死報國焉先儒謂三代遺才又曰禮樂可興有唐工部杜子美極以詩推重悼惜之宋大儒徽國朱文公元晦大書特書不一書其出處始末於通鑑綱目採取嘉言善行於小學書華陽伯張先生敬夫極力論辯而贊其盛良有以哉至其爲邦馭衆之才操存省克之學正大剛明嚴毅精到而一本之忠誠獨相兩朝二十餘年人不知其權自己出雖未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其厚得於稟賦之異妙契於言外之傳者詎可涯涘也哉自

比管樂仍其遜詞至於晉陳壽及後世橫加貶議於侯者是何不知其量也哉夫際亨嘉之會而明良相逢以成大業者易爲力值草昧之秋而輔相左右以濟時艱者難爲功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况超然違世獨步聖賢之學之業於百世之下非豪傑之士乎哉藍公疏請於上不曰名臣而曰聖賢蓋以周公爲聖太公孔明爲賢灼有見矣夫真知古人之所至然後吾之學可以爲的而詣之藍公於學其知所以嚮往哉他日以太公孔明之業輔我朝廷以上希周召之盛後之學者將仰公如古之聖賢焉斯固天理

人心之公也爲之銘曰元黃肇判卑高以陳兩儀無心心
之者人安焉曰聖利焉曰賢作后作相代彼化權運會推
移聖賢不世千載寥寥實艱乎繼漢業再衰羣雄競起權
據江東操挾天子昭烈帝胄蓋世之雄徒志恢復奔波屢
窮惟忠武侯天資良弼藏器待時魚水其適草廬數語大
計確然取蜀討魏祀漢配天無欺之心匪躬之節開濟兩
朝卓哉偉烈五月渡瀘孟獲屢擒鉅奸如懿畏侯以心用
法公嚴治內攘外死者誠服斥者愛戴蕭曹避舍管樂罔
論伊周之志惜哉莫伸漢左沔南侯茲托體天日照臨相
峨清沔瀾瀾侯神泣茲永錫繁祉

重修五丈原武侯祠碑記

明 孔尙鉞

我人紀憲臣抗疏新侯之宮惟帝曰都祀典攸崇定軍峨
峨清沔瀾瀾侯神泣茲永錫繁祉
夫人立身天壤不以豪傑自命非丈夫也不以前無古後
無今之豪傑自命非丈夫中之大丈夫也伊周呂召隻乎
尙已漢高以泗上亭長崛起爲天下雄殲秦滅項天下遂
定於一豈赤帝子一手一足之烈哉惟勲運者多斯成功
者捷也故迄今頌良平信何之功不衰光武中興岑馮吳
馬與有力焉漢之季也太阿倒持羣雄競起孫則虎距於

東曹則鴟張於北昭烈帝志恢漢室而力有未逮卯金刀
運幾成欲竭之源不燃之燼矣幸而天不絕漢卧龍挺生
王佐其才天錫其勇淡泊其志孤高其守感顧廬之恩勵
鞠躬之節夙夜憂勤顛沛愈奮使吳魏心折桀驚胆喪先
生洵振古人傑也此之謂大丈夫至於託孤啣報死生以
之出師之表再上六出之氣彌堅無奈天不祚漢將星忽
隕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壽則不永天實爲之謂之何
哉先生居恒以管樂自比而詳核其運籌決勝之略假與
管樂齊驅必絕塵而奔管與樂有瞠乎其後者也先生待

三顧而後出卽三聘之幡然渭濱之乘載周召受託孤之
命而孤賢先生受託孤之命而孤愚其靖共忠誠無負於
孤則一焉先生真可與伊周呂召相伯仲而良平信何猶
覺次之其自比管樂特先生之謙言豈尙論者之定評哉
先生之祠豎於縣南五丈原歷年既久風雨漂搖盜賊摧
折神暴露而無依鉞目觸而不忍敬捐俸貲倡衆協修煥
其舊增其新抑亦不忘先生之德之澤也用敘梗概而係
之以誄曰

高原之上渭水之濱原標我侯之概永明我侯之心前後

出師電掣雲屯氣凌曹魏神貫古今仲達媿服巾幗甘心
鞠躬盡瘁流汗浹裊將星一隕漢業三分生而有為伊呂
同音死而無愧龍比為鄰卧龍矯矯乘彼白雲我侯既往
山高水深後有作者難步其塵唐之汾陽一代良臣惟是
窮奢極欲未及淡泊明志宋之武穆百折不渝雖云一門
就義難語知幾其神獨我忠武曠古絕倫睹斯廟貌涕泣
沾襟無窮慨感鄙俚寫忱時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吉日
重修武侯廟亭碑記
國朝 劉景榮

社稷感在生民則祀之即功在一方能捍災禦患亦祀之
若名不足以副實澤不能以及民則祀不舉焉余甫蒞茲
土簿書鞅掌未暇詢訪山靈迨數月始耳知南之陽有諸
葛菴者迺漢丞相武侯廟貌也余齋宿往謁其地有亭間
數武而有廟拜瞻遺像慄慄如生令人肅然起敬但殿宇
猶完顧其亭則已傾圮矣余意概欲新之第念武侯忠貞
與星斗爭光偉業同天壤共久神機武略幃幄運籌能寒
奸瞞之膽足貽司馬之羞誠千古一人而已然則侯之名
如日之在天中侯之神如水之流地下日照月臨皆侯之

言有思立金 卷一
祠宇也山薇水藻皆侯之俎豆也又何藉宛南一抔土而棲靈宅魄也邪雖然方侯之隱跡南陽囂囂自得才猷比於管樂功名薄似浮雲及草廬三顧遂許昭烈以馳驅興廢輔孤其德業出處大約與伊尹相似所謂王者之佐也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名成而業建維侯之心已慰亦安知不翩然故址終遂其囂囂自得之志哉况乎列像清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生則相依沒猶共聚若謂侯靈不專在是豈其然乎余故庀工而重建之匪獨妥侯靈而昭勝蹟抑今後之奸雄過此者颯然瞻寒忠義仰瞻者勃然思奮其亦神道設教之微歟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侯之忠貞事業又不得與山靈同日而語安見南陽亭廟不與高風少室齊聲而媲美也哉

重修武侯祠碑記

國朝 彭而述

史稱建安十二年昭烈三顧諸葛亮於南陽南陽西七里許相傳爲卧龍岡卽公躬耕舊處相沿有專祠內貯草廬一區周墻重宇朱楹碧榭階除前後碑立如林每皇帝御宇輒遣官告祭郡城冠蓋以及負販頂禮祝禱無間歲時伏臘蓋公之大業天地爲昭三尺童子能言之靈之在天

地如水之在地中不必南陽始有祠南陽其發跡之地揆以祭典有其舉勿或廢也則南陽之宜俎豆公與成都並隆固其所也予嘗讀公遺事有感焉漢室傾頽奸雄竊命郿臍方燃五銖不競秦鹿旣走晉甲方興昭烈雖王孫笑然一涿郡布衣耳馳驅於呂布袁紹曹操之間狼狽於徐州河北汝南之際身在羈旅一枝靡棲妻子不保敢問王業此時雖有關張萬人敵周旋左右而昭烈英雄無用武之地髀裏肉生功業不就所以涕泗橫流也維時公高卧隆中抱膝爲梁父吟誠如公出師表所云苟全性命於亂

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也先是昭烈自汝南後奔依劉表居荊州數年自傷摧折之餘求賢如渴德操元直遂以伏龍鳳雛之說殷殷爲昭烈言之噫此天之所以助漢歟抑鼎足之烈將成而火德重炎也昭烈於是引躬式廬車駕凡三爾乃握手定交歡若魚水剖以當世之務定於三分迄今釋其草廬數語勸其結好東吳跨荆益以圖中原後來無一事出其範圍公真神明哉宜司馬懿觀其營陣處所嘆以爲天下奇才也獨世爲公惜者當時昭烈與龐統入川公在荊州後來不宜輕去荊州入川以致有荊州之失

既失矣昭烈爲壯繆伐吳曾不聞公以一言止之又致有西陵之敗燒鎧斷後踉蹌白帝抑何憊也若使荊州不失既無西陵之敗一意結好東吳併力破曹乘曹遷都避銳之時長驅入洛庶幾國賊授首而高光之業再見矣後來雖屢出祁山斜谷屯兵五丈原而荊州旣去關張諸君又歿誠所謂萬牛回首邱山重矣漢業之成於三分公爲之漢業之竟於三分亦公爲之歟適公祠久圯於風雨三韓張大將軍與分守使者太守郡倅司李諸君鳩工重葺新之丐蕪詞爲志永久因論列公遺事如左乃若溫公紀年

帝魏而屈蜀此其說蓋爲晉地耳司馬其遠祖也朱子作綱目直從獻帝被廢系章武於建安之後其論始定噫得春秋春王正月之義矣作爲迎神送神二曲令有司以時享焉漢道凌遲兮帝子心悲收淚揮戈兮恨其力微侯盱衡於海溼兮將依棲乎南土鬱彼隆中兮乃龜背之墳起戶外履聲兮有人大耳王孫兮征車麟麟侯之出兮三業業白帝兮王氣氤氳駕木牛兮騰流馬蘭漿拂拂兮甘椒盈把望草廬兮翩然而來下右迎神何不攬轡兮故鄉封豆穰穰兮白水臨觴有兒子瑜兮江東之望兄不來兮

弟不往侯老於軍中兮子復疆場濯桓靈兮配高光上拜
三十六玉皇仲謀漸滅兮建業灰漳水東流兮銅雀亦頽
舊井甘冽兮舊廬新西望成都兮東瑯琊南陽鄧縣兮惟
侯之家 右送神

重修武侯祠院碑記

國朝 柯 彩

從來至誠動物精忠格天出處之正始終如一日者如漢
丞相諸葛武侯是已記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禦大災捍
大患者侯皆兼而有之其廟食百世宜哉侯祠宇遍天下
而最著者有三焉考其遺跡於瑯琊則邈所生也蜀與滇

報其功而懷其德也至南陽又其躬耕養晦地也亘古及
今遂相傳宛有卧龍岡云予卯角時讀侯出師二表又於
稗史中見拒吳伐魏治蜀南征諸事輒掩卷嘆曰古伊呂
儔也豈區區營樂足比顧安得於楚蜀六詔間登臨憑弔
一訪遺跡也壬戌冬余自黔之威甯改鎮南陽蓋威甯古
鬼方即侯昔日南征道也拜命之日私心自喜或以向之
景慕未至者庶幾可以登眺而神交乎下車諸務未遑即
首謁侯祠但見古木參天殿閣巍峩中塑侯像綸巾羽扇
儼然如生而以子瞻孫尙配享於左右兩翼祠外有別殿

供奉昭烈帝又以壽亭侯桓侯同祀傍其名爲三義廟焉
傍廟又有書院嗟乎以魚水之君臣皆燕翼之孫子聚於
一堂肆祀弗替侯亦可無憾矣乎祠後有亭相傳爲草廬
舊址亭開八面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陣圖并書侯擬古
所作十三篇於窗櫺間又鐫出師表於石上此皆侯精力
之所貫注而拮据於數十年間者亭之後有樓刻歷代賢
人懷古之作樓端爲宛人歲時伏臘飲胙之所自明季以
來兵燹頻仍傾圮過半余爲之感歎者久矣蓋魚復新都
壘石成陣尙有神明阿護豈可令卧龍故地蕪莽不治也

爰偕同志捐俸修理令危樓百尺縹緲凌空凡稅節桴棟
悉施丹雘煥然改觀三閱月而告成噫嘻余嘗過許昌之
墟涉秣陵之野求當年宮殿臺榭之蹟灰飛煙滅卽孫曹
司馬輩惟有嘻笑怒罵千百年不輟求如我侯之聲施顯
赫也何可得乎侯生平學術功勳具載史乘不具論惟是
先表於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
食自有餘饒至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若臣沒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而已及卒如其所言由此觀之侯爲忠臣爲純臣卽伯仲

言表忠正復其附錄 卷十八
伊呂何多讓焉世之爲臣者展謁遺祠興懷弔古剛毅忠貞之志亦可以油然而興矣是爲記

南陽卧龍岡碑記

國朝 鄔景從

距宛城五里有岡曰卧龍漢丞相諸葛公抱膝長吟處也蓋世所稱南陽諸葛廬云或曰建安之亂天下多事南陽於漢爲荊州固非無事之域也公何獨高卧於此以爲樂土曰是乃公之所以爲公也識時務者謂之俊傑非公吾誰與歸當夫漢之季天下大勢在荊州宛介方城漢水間通許雒而控江淮尤三國必爭之地也漢且復西兩川門

戶將有所豫附而劉表輩非勘亂才其時其地其人公仰觀俯察已久方其君臣相遇握手數言天下大事蚤定於草廬之中矣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之謂歟岡曰卧龍誠有以也雖然世無三顧之君公將終身焉耳矣得君而事則鞠躬以之始能爲潛而終不敢爲亢公其全乎龍德者耶君子謂其出處有王佐之風信哉古大臣爲君所就見者惟尙父與公兩人尙父釣渭濱公耕南陽皆能屈至尊之駕其後興周紹漢又各以奮跡之所爲首事之區兩人出處殆一轍矣若夫成敗利鈍可爲者人也不可爲

者天也公何有焉公三代遺才也尙父以來一人而已余夙讀前後出師二表未嘗不流涕想見公之爲人時因校士清中弔公舊居而有感焉謹再拜勒文於石

重建南陽書院碑記

國朝 閻興邦

人材之盛莫過於東漢之季說者謂建和以來俊厨顧及咸罹黨錮故懷奇負異之士深藏於山谷待時而動譬之丹砂玉液以及稀苓一當其用皆能奏效也而伯仲伊呂純然王佐者惟武侯一人卓絕千古焉公瑯琊人從叔父依劉表知表不足與有爲因居隆中晨夜從容抱膝長嘯

比之耕莘釣渭者先後一轍當是時曹瞞據天下之半收漢之臣子以爲爪牙心腹而孫權竊江東亦不憚高爵厚祿網羅英俊公若隱忍以就功名其取封侯樹旗纛必駕荀彧周瑜而上之矧瑾仕於吳誕仕於魏皆昆季也誠與比肩事主豈不甚易而公隴畝躬耕不求聞達迨草廬三顧幡然勃然始從昭烈於挫折之餘不階尺土不需歲月而鼎足之形先定此裴松之所謂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者誠知公之心矣夫噓炎漢之燼鞠躬盡瘁忠也綿竹之戰詒謀垂後父子死國孝也無歲不征民安

耕耨仁也損益連弩推演陣圖木牛流馬出於意表智也
痛漢賊之未報王業之偏安一身任之義也不別治生以
長尺寸街亭箕谷連請貶爵廉也節也公之爲人如是是
故總軍國之重而不疑其震主執賞罰之柄而益信其無
私以至恩流境內威攝敵人廖立李嚴沒身悲慕迹其行
事三代以下名臣多矣誰能與公頡頏耶去南陽城七里
許有卧龍岡公所隱居樂道處廬井咸在焉舊有祠祀公
元至正十年勅改爲諸葛書院聚生徒撥贍田使學於其
中惜自明季委爲灰燼六十餘年莫有過而問之者予以

戊辰夏撫豫是冬十二月卽奉

旨勘荒憇居南陽登武侯之高岡詢臥龍之舊廟父老歛
歔皆云燬於兵燹予亟欲修復而無可董其事者去年冬
適新守朱璘莅任來見間隨以此事謀之朱守曰茲璘之
責也敢不鼎新予捐俸以授朱守俾親爲相度營木石雇
匠役錙銖必稽材備矣遂於七月起工落成有日而請予
文以壽之石予以爲書院之建非務其名欲使士子入而
講習之其忠孝廉節仁義智勇能如公之萬一亦可以不
負斯民優游坐論托之於抱膝長吟豈公之所望於後人

豈予之所望於士子哉吾聞土厚俗醜民知向學故以公之賢歷九州而獨隱於斯甯非心愛之故流連而不去耶彼後公而生者若張睢陽鐵司馬皆有百煉彌剛之性百應不竭之才而所遇非時死而後已與公同符學者尙論古賢識所從事甚母曰三代以下無全人也予舉其大者表而出之以明其無愧伊呂又何管樂之足云庶後人知所取法焉

重修諸葛書院碑記

國朝 彭始搏

去郡城西南七里餘岡勢隆然當清水之隈漢忠武侯諸

葛公草廬在焉元至大二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瑋於草廬之東創建學舍皇慶二年集賢院上言賜額諸葛書院翰林承旨程鉅夫奉勅記之逮於明季巨寇焚燬廢爲邱墟康熙庚午我

皇清受命已五十年矣政修化洽文教稱極盛其冬上虞青巖朱公來守南陽甫下車卽謁忠武侯祠徘徊垣外求書院故址荆榛彌望竟不可得愀然歎息者久之次年辛未春以郡乘考之乃復經營於草廬之東白其事於大中丞閻公遂捐俸金檄公董理中建講堂傍建齋舍後建三

言長... 卷一
顧祠中祀忠武侯以司馬德操徐元直配之庖湎門寢無不備具將告成矣而舊碑出於階下其建置規模宛然符合若有神相之者嘻異矣壬申冬將迎主釋奠郡人士相率來乞予言予謂道命於天率於性蓄之於中則爲天德攄之於外則爲王道用雖異而體無不同者也然體道之功要其造端必由於能寡其欲而後天德可以漸存能去其私而後王道可以漸行亦烏有不本於學問者哉典謨所載舜禹臯夔其行事綦詳矣由夏迄於商周伊傅奭且相業稱最著然亦何嘗不兢兢於身心性命之學其見於

訓誥諸篇者可述而知也逮至炎漢五百年間扶弱主申大義庶幾王道者僅得忠武侯諸葛公一人其生平學問源流得之最正故其自爲言曰非淡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又曰集衆思廣忠益與寡欲去私之旨若出一轍以故能明義利之分辨王霸之業判忠佞之品植君臣之防一生建樹表表出於人寰迄於今距忠武之世遠矣凡經過祠下者瞻拜遺像諷誦遺表無不肅然拱立嘆爲忠貞其感動乎人心之良者爲何如乎世每以公之聰明材智得於天亶居多而不知公之本於學問者爲至深也

及世之衰士喜功名樂權變見利則趨無廉潔之操炫長自用鮮有容之度本之則無設施亦勿足觀蓋王道之不行也久矣吾道之統孔孟而後得程子而復續然程子之稱忠武侯曰有王佐之心又曰有儒者氣象文中子嘗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而程子亦以此許之則侯生平之學問可概見矣今之學者苟其仰侯之高風而思藏修乎書院其必究淡泊甯靜之旨奉集思廣益之訓而寡欲去私守為學要而後天德可以漸存王道可以漸行治平之績無難復見於天下也青巖公生於禹會諸侯之鄉幼

聞蔽山理學之傳出宰洪洞又與范君彪西研究性命其來守南陽也特表忠武風勵學者其能汲汲於學問也蓋非無所本云

募修南陽武侯祠疏

國朝 鹿 祐

諸葛忠武侯不特抱王佐之才而實兼備聖賢體用之學考其生平行事無不原本經術與三代之英相頡頏方其躬耕隴畝三顧而始出草廬非所謂席上之珍以待聘乎長坂敗軍卒能跨有荆益不猶夏臣靡收餘燼以佐中興乎其受詔託孤甯異阿衡負辰之任乎其務農殖穀何殊

言嘉慶五年... 卷十一
三農生穀之遺乎至於七擒孟獲神於執訊獲醜蠻荆來
威也六出祁山隱然仇不共天奉命討賊也出師上表吐
盡忠誠其卽傳說沃心仲山補袞也分兵屯田計爲久駐
其卽因地制賦寓兵於農也治國以嚴刑是取刑亂國而
用重典也集思廣益汲引蔣費董向諸賢洵乎休休而有
容也他如制八陣圖精於易卦之變化造木牛流馬得記
坐鼓指南車之神奇廢放李平廖立聞公薨而垂涕憤死
豈徒奪駢邑而無怨言吏民歌思弗忘爭爲巷祭野祀不
僅賦甘棠而懷君爽矣總之公之爲相類乎伊周公之爲

將同乎呂召孰謂管樂蕭張之倫可擬哉揆厥由來專以
澹泊甯靜爲之本蓋其娶婦則擇醜女身都將相者二十
八年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外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是以
養其全神以勞王事至於鞠躬盡瘁以一身繫漢之存亡
雖天意莫回蓋臣早喪而德業之隆後代無比固宜萬古
以薦馨香者也然自陳壽忌諱本朝妄加訾議由是論者
互有褒貶皆未足窺公之全惟我大司農遂甯張公知公
深而慕公至網羅舊史輯成忠武志一書而後公之全體
大用益著焉剗劂旣竣板藏卧龍岡忠武祠中但祠久圯

言其... 卷一
毀不免風雨漂搖適南陽守廣甯羅君政事餘閒雅能懷
古以新公祠爲請余思南陽乃公嘯歌之地今廟貌雖存
而丹青剝落豈所以仰先型而訓後世歟敬捐俸爲鳩工
庀材倡凡我同志幸助而成之其補於世道人心匪細也

重修卧龍岡諸葛廬碑記

國朝馮偉

嘗讀古而至卧龍躬耕南陽漢昭烈三顧其廬輒心焉響
往慕其地而以不得一至爲悵然者匪朝伊夕矣辛卯冬
余旅食京師廣陽楊公出鎮是邦以皇華許君爲媒羅而
致之幕下挈來南陽越明年春王正月有四日值雪霽遂

策蹇往遊焉余向慕夫南陽諸葛廬者意必邱壑幽深竹
籬茅舍卧龍先生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乃見靈旗遠颺
殿角嵯峨丹扉洞啟固已爽然若失矣肅冠裳瞻拜遺像
覓黃冠而問之黃冠曰三顧遺蹤無復舊存此地向有祠
宇數椽傾圮敗壞不堪蔽風雨瀋陽羅公來守茲土爲鳩
工創舉廣大其殿宇飛輦其廟貌殆未數月耳殿後尙多
隙地有古柏十餘株皆數百年物已建一草亭最後造層
樓可以眺遠請往觀焉於是歷草亭登危樓憑高望遠穆
然徒見山高而水長也黃冠曰觀止矣復數日郡守羅公

請鎮臺往遊商所以經營而擴充之楊公曰此武侯隱居之地也若徒廣其廊廡增其廟堂不盡失其本來面目歟樓前隙地頗寬敞曷若積土爲山壘石成峯設曲廊置臺榭爲南陽勝概可乎羅公曰善第似此經營須得一位置邱壑人顧安所得其人乎楊公遂以予爲言余謝不敏強而往城之西北隅爲前唐藩舊址有山石尙存荒煙蔓草中爰檢取其什一駕牛車而運至其所工始之日治平基址於土礫中得石碑五俱先輩題咏內有卧龍岡十景題爲前藩唐王所首倡羅公喜曰此天欲興此工也請卽以

十景位置焉余曰唯唯爰是因其先創草亭爲之一亭外置小橋爲小虹橋亭之東稍北爲古柏亭三面開窗牖護以闌干自東而北爲曲廊爲山梯上舊所有高樓而遠觀焉樓之南自東而至西北蜿蜒作土山正面疊石成峯爲梁父巖自西北而南而西穿一穴爲老龍洞上造一平臺曰半月臺樓之東南復作一小山依古柏置石磴爲抱膝石樓之西北竹屏曲徑草廬三間爲野雲菴樓之北密栽修竹竹徑逶迤至東墻由月窟其外則平疇嘉禾繞屋秀實置一田舍爲躬耕田其南造小殿一層爲三顧堂列昭

烈遺像位其中花卉竹果密於內榆柳雜樹圍於外而卧
龍岡之十景復全遂成南陽名勝矣至若春和景明百物
資生花香鳥語水秀山清夏則濃陰蒼蔚白河如帶清風
徐來披襟稱快時而秋也楓葉霜酣烏鴉翔集雲樹奇觀
冬凝素雪一望無際千頃瓊瑤光涵萬里而四時風景爲
之畢備也時平歲豐政通人和案牘不繁公餘之暇郡守
羅公時邀與俱遊一日登樓望遠把酒臨風相與歷數古
跡廢興或至湮沒而不可考羅公愀然曰此亦荒煙蔓草
之墟也今則改觀矣安知異日不復變而爲荒煙蔓草乎

鎮臺楊公曰人生行樂耳富貴於我如浮雲又安計夫身
後之名耶然昔者東坡知杭州於西河築長堤跨六橋迄
今十景猶存烏知吾兩人去南陽後來賢者修葺常新更
擴充而廣大之未可知也總之不離瀋陽羅公爲之創相
與大笑各滿飲一大白屬余爲之記以勒於石

忠武侯祠墓碑銘

國朝 滕天綬

漢南沔縣南十里定軍山有表云漢丞相諸葛公之墓墓
之前有祠按後主景耀六年詔爲公立廟於沔陽唐貞元
間石僕射馮翊嚴君葺之事載邑乘可考也祠之由來也

遠矣其後或圯或新終不沒於冷煙荒草中者公之靈乎
抑人心直道之不容泯乎予自丙寅奉

命來守漢郡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深想公當日欲北定中
原瀝血誓師泣涕拜表八年之內與勅敵強兵轉鬪於陳
倉斜谷崎嶇險阻之域抑何忠勇壯而直也今去公千載
如覩目前景行之懷形諸寤寐戊辰維夏始拜公墓攝衣
入祠肅瞻遺像追溯遺烈不覺喟然嘆曰公真伊尹之儔
亞歟伊尹挈有夏之天下畀之成湯天也公不能移吳魏
之江山還之後漢亦天也尙論者於古聖賢惟視其德原

其心而已其成敗之端宜略而不論夫公高卧南陽抱膝
長吟何嘗欲出而圖天下哉與有莘之夫躬耕以樂堯舜
之道者同也昔先主訪士於司馬徽而徽以公對草廬三
顧三聘幡然豈有異哉伊尹以天下爲己任公以中原未
復嘆息旁皇讀其復興漢室還於舊都以報先帝之言其
爲己任不亦重乎昭烈之將崩也謂公曰嗣子可輔則輔
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是豈大丈夫故爲矯情之語以嘗
之耶蓋深憤曹操之篡奪孫權之割據故甯以已成之業
授之於公而不忍爲吳魏所併吞其志亦悲其見亦正矣

夫後主之庸懦不及太甲遠甚公豈不能行放桐之故事
顧後主雖無守成之德亦未顛覆典型公曷敢驚天下之
耳目爲孫曹口實故守死不二竭盡臣節以身殉道專國
一十二年此心可告天地可質鬼神彼假周公之跡飾其
新莽之奸者西漢之所以中絕也托文王之跡行曹瞞之
智者東漢之所以傾頽也志伊尹之志而不爲伊尹之事
者此季漢之所以重光也德則天民之德心則王者之心
烏可以成敗論哉且劉氏迭興高祖以布衣除暴秦光武
以赤伏恢舊業先主以帝胄應人心一姓相承凡四百六

十九年而絕炎漢之運可謂盛矣盛則必衰理固然耳公
能違天運而使赤帝子之裔久不易姓乎不能也是曰天
也予思程子以王佐許公朱子則曰天民之未粹者推重
亦云當矣然不若張輔論樂葛優劣以爲孔明包文武之
德殆將與伊呂爭儔豈直管樂爲伍之言有合於予心也
拜其墓登其堂行其庭愾乎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故述予
論次如此而係之以銘銘曰赤帝創業新莽篡嬰肇造光
武漢室中興繼以靈獻身播國屯中原割裂鼎足三分篤
生孔明南陽卧龍梁甫擁吟抱膝隆中頻顧草廬一德符

同奄有荆益名號實公蜀主吞吳時無法正主上東行莫
能諫聽天意靡常廢興罔定永安徂絕千秋抱憾宗臣孔
明奉厥後昆矢志中原誓復故京出師二表泣鬼驚神文
以甯內武以赫靈偉哉張輔立論孔優樂毅非比伊呂是
傳福祚忽移大命不猶志決身殲哲人不留空山遺廟草
木蒙戎綸巾想像事業虛空松杉零落伏臘猶同肅衣瞻
拜崇德高風日月不磨忠臣不滅百千萬祀永觀厥烈勒
此貞珉大書深刻著茲臣道昭示來葉

重修武侯祠碑記

國朝
失名

沔縣之南有定軍山焉距城十里碧峯對峙秀拔千霄岡
勢雙環河流下繞其中可容萬軍漢建安二十四年蜀先
主陳兵設備於此丞相武鄉侯諸葛公輔之迨後五丈原
長星云墜歸葬山下至今一千五百餘年猶有忠武侯墓
墓之北城之東臨大道約二里又有忠武侯廟考之郡志
蜀後主炎興元年勅建唐馮翊嚴公重修明藍公璋疏請
春秋致祭凡民間水旱災苦有禱輒應實爲一方保障溯
厥由來閱歲滋久雖常繕治然日就傾圮邦之士民屢謀
修葺因工費不貲未敢輕舉雍正十二年十一月恭逢

果親王奉

命入蜀道經沔邑謁公之墓拜公之像賦詩一章以識景仰惟是目擊其廟將圯不新理之非所以安先賢崇祀典也乃發泉府令漢興道姚公培和重建公惟恪惟勤量能授任時勩其事者漢中府知府朱公閑聖鳩工庀材者同知吳公敦僖運木石募夫匠者南鄭知縣王公純沔縣知縣臧公應桐監護督佐者洋縣縣丞程鴻寶沔縣典史陳瑞分委責成不辭勞勩芟蕪叢薄經之營之前後共五十楹僅踰月而煥然一新棟宇翬飛門牆屹立得毋公之神

靈默佑耶乙卯季春王駕由蜀回京陳牲致奠焚香既畢濡毫題額祠曰醇儒氣象墓曰名垂宇宙用彰命世令德邑人以王之翰墨絢燦堂奧王之誠敬昭格明神洵盛事也紀之以垂不朽

重修武侯祠墓碑記

國朝馬允剛

漢諸葛丞相忠武侯之墓在沔陽之定軍山陳氏三國志載之明矣志云因山爲墓不起墳隴所以後世如劉青田郭景純諸公訪之再三終未能定墓之所在其覽古跡拜先賢者不過望松柏茂密之處徘徊瞻拜以寄其景仰思

諸葛忠武侯集卷之十一
墓之情而已必指山之某處爲侯墓某處非侯墓恐代遠年湮深識博學之士無復有過於景純青田者矣然而後學之於先賢也讀其書未不想見其爲人故凡古人所登覽之區經過之地必旁搜博考而志之不忘况侯之功業在天壤勳名垂宇宙而於其埋骨之所獨成恍惚無據爲千古之疑案哉河民之於武侯也飲食必祭水旱災疫必禱墳曰爺墳廟曰爺廟其相傳而致其祭掃者非一代然也傳曰禮失而求諸野民之所傳或不誣耳以故我朝果親王於雍正十三年曾就民所致祭之舊址而重

修之不復他考垣墉規模向稱宏整數十年來旁風上雨損壞已多嘉慶己未之冬剛承乏茲邑適制府松公督師漢上命加修葺剛卽考從前所修之年月具文以詳各憲卽一面鳩工治材卜吉起事六年冬陸大中丞又爲述侯之靈異爲能陰佑吾民也聞於朝
皇上勅發帑金九百兩以資成功更爲

親灑宸翰頒賜忠貫雲霄匾額以昭敬禮嗚呼盛矣剛按侯之一生初居山左讀書梁甫山下繼遷南陽結廬於卧龍岡上迨後受昭烈三顧之恩出仕成都其沒也卒於五

言身思... 卷一
丈原迄今到處有祠凡四牡皇華之使文人學士之流爭相憑弔播爲題詠獨沔陽爲其長眠之區自不可聽其蕪穢而不治也爰拓正祠爲五楹獻殿爲三間左爲齋室右爲道院砌墓門以石設寢宮以位丹漆粉堊燦爛輝光翠柏蒼松交相掩映以妥武侯之靈而申其肅雍之意卽謂侯之儼然在上可矣墓前後有二并存之孰真孰贗可無深較也是役也執其勞而始終不懈者邑庠生周天昌吳宗文李長庚李潤道人李復心之力居多故并志之以垂不朽云

重修諸葛忠武侯墓碑

李長庚

自古最能感人而能激發乎人之志意者惟此忠臣義士之行事而其最足繫思而令人留連不置者亦惟此忠臣義士之故蹟蓋忠臣義士雖祇生乎一世而其學問之正事業之光節行之俊偉實有不可一世而常伸於萬世者所以感人之深而繫思之久自足以世世傳之而使人欽慕不已也生等生於沔陽居於漢南不能如太史公之東漸於海南浮江淮西至崆峒北過涿鹿周行天下得以歷覽前代名賢之蹟以發其思古之情而吾諸葛忠武侯之

墓則近在境內之定軍山信史載之邑乘傳之由來久矣
平日蒸嘗之祀蘋蘩之獻亦匪伊朝夕矣歷代繼修不可
枚舉至我朝雍正十三年果親王修之乾隆九年前
邑侯臧公應桐修之二十九年趙公之芳修之其後賈公
德董公書俱有修葺之功皆所以感發乎武侯之忠義而
流連乎武侯之風徽動於中而不能自己也特以山中之
地其氣陰濕物易朽壤所有前工皆漸就剝落遊斯墓者
不勝茂草之嘆鄉人每有重修之議而力微難舉繼自嘉
慶元年教匪滋事民無甯居志益難遂四年己未之冬邑

侯馬孚堂先生來治吾沔謁武侯墓語生等曰以先賢之
墓而荒涼如此不可不急修也干戈之禍武侯當有以默
佑之生等唯唯既而長庚偶於秋冬間夜過菜園渡口時
當月明忽見定軍山頭旌旗閃灼營房參差方驚疑以爲
官兵突至及次早遍訪實無兵至而南路之賊信已報退
矣因走告馬邑侯邑侯田武侯之靈昭昭也重修之舉顧
可緩乎馬邑侯爲詳請大憲轉請發帑以資成功陸大
中丞允其請具疏以聞

皇上卽勅發帑金九百兩各大憲與各仕官各紳士共捐

銀一千餘兩馬邑侯捐銀五百兩修成大殿五間後殿三
間抱厦三間大門三間左右兩廂齋宿一所道院一處照
牆一道內圍牆一道外圍牆一道共成院落四處規模之
宏垣墉之整數倍於前馬邑侯親臨監工者五閱月有餘
生等在工理事者一載有餘嗚呼非武侯之忠不足以感
邑侯之誠非邑侯之誠不足以報武侯之忠也工甫成而
賊匪已殲滅殆盡於是知神人感應之理信不誣矣爰爲
敘其事之緣起并捐施姓名而刻於石嘉慶七年壬戌仲
夏月六日

重修忠武侯廟碑記

國朝 嚴如煜

蜀漢景耀六年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表就侯墓
立廟奉祀以從民願詔從之沔陽有侯廟自茲始唐貞元
十一年元至元六年明永樂六年成化十九年二十一年
守臣相繼補葺正德八年都御史藍璋奏立侯廟沔城東
春秋致祭距侯墓十里卽今廟也廟修且三百餘年棟宇
傾圯明宮齋廬上雨旁風廟地卑窪夏秋淋雨水浸漬堂
皇瞻拜者不能成禮嘉慶十九年制府長將軍賽會師勦
廂匪大軍營沔郭外謁侯廟愴然曰是不足以妥侯靈也

言長尼言金身金身卷一六
新令范君掄策至余迺偕范君釀金倡修庀材鳩工廟址
窪者壘土堅築高五尺甃以巨石採良材更梁楹易桷椽
砌磚雕甍上覆下環高木其楔闕飾以丹漆繚以垣墉享
堂拜棚規模宏整氣象一新周君又於東偏琴臺葺齋舍
八間爲守廟者棲息之所工既竣廟之道人李復心請於
余曰是不可不詳其顛末且士民之託侯庶歷久而不能
謾者當有以志之余曰侯學本醇儒才爲王佐詎待後之
管窺蠡測者詞費哉惟茲廟因侯墓而建而民之慕侯亦

因侯墓而彌摯則墓之係茲廟重矣侯與昭烈魚水之契
千古所無考星隕郿原時侯靈輻當歸蜀依惠陵而遺命
乃葬定軍山後人或言軍山有王氣侯墓截其山脈卽羊
太尉鑿祖塋裴中令斷宅岡也又曰沔古陽平當三關蜀
口侯身葬此氣壯山河亦風雲護儲胥之意也二說者未
知當侯心否余嘗以意推之高祖封漢王都南鄭由故道
度陳倉還定三秦是沔陽固兩漢帝業所由基昭烈之興
也由葭萌米倉進營定軍馘淵走操而漢事將成當時君
若臣憑軍山形勢悵望舊都慨懷先烈相與昕夕規爲籌

興復之大猷視永安彌留相對歔歔氣象爲不侔矣則軍
山固侯與昭烈壯志之所存迨後獎率三軍北定中原營
軍山椒麓申明陣法築城峙糧興復之志之事先帝式鑒
臨之崎嶇褻斜酸辛嘔血鞠躬盡瘁齎恨而終死而已者
侯之身死而未已者侯之心歸骨故壘丹誠耿耿依先帝
高祖之靈告後人以興復之在漢川者始終以之吁可哀
已詎不壯哉漢南人士於侯水旱兵疫必禱歲時伏臘必
祭焄蒿悽愴如將見之敬愛者著於人人之心數千載如
一日而侯之英靈呵護庇佑奇跡屢昭亦若於漢南之吉

凶憂樂注念獨殷則豈非以侯藏魂斂魄精神常存此地
也哉則神人感應之理爲不爽也已廟修於嘉慶丙子年
仲春丁丑年仲夏落成始事者邑令周廣成之者邑令范
掄策董役者邑少府邵念劬官吏商民蠲貲勦事者皆例
得書名是爲記

重修五丈原武侯祠碑記

國朝 杜 壩

漢丞相出師伐魏此綱目千古特筆卽杜詩所謂諸葛大
名垂宇宙者也其時屯兵五丈原與司馬懿相持魏兵堅
壁不出至遺巾幘以辱之丞相軍威遠震畏蜀如虎所由

來矣惜乎大星驟落漢業隨終天運雖任自然而人心終多隱憾五丈原之有武侯廟也自當剏始於此時厥後遙遙千餘載歷代興廢難以盡稽考之邑志云自元至元初建明嘉靖三十七年重修三十九年邑宰韓廷芳申準春秋致祭

國朝乾隆乙未山陰平公世增宰岐邑重修至乙卯歲塲承乏岐下以廟在渭河之南距城五十里吏事倥偬當時未即能詣廟拜謁嗣於次年春祭時得親祀事見殿宇僅三楹外惟一小門四面圍墻雖闊而半已頽塌內皆空地

并無一椽閒屋亦竟無司香火者塲惻然心動亟圖興修以屢奉簡書馳驅奔走未遑也嘉慶二年十二月從漢南回任川楚教匪擾及邑境南山從桃川出斜峪關有北向之勢當是時桃川一帶已遭慘毒渭河南北人民驚恐逃竄紛紛號哭震天流離遍地塲於此時急練丁勇守陴登城亦不免倉皇失措正不知計將安出也是夜逃難居民及賊營中皆見五丈原上一派紅光往來竟夜賊匪疑爲官兵遂從郿盩東竄一路焚殺慘不可言而岐境獲安人咸神之賊去後塲詣廟叩謝又見圍墻盡已坍塌正殿

兩壁亦爲風雨所浸剝落過半若不及時修理將有棟折
榱崩之慮爰謀繕葺適鳳翔崇郡伯因公過此聞神燈異
事亦謁廟叩謝覩傾圮狀卽倡捐金助成其事而鳳翔明
府鄧公裕昌及署友王灃亦步後塵遂於是年五月鳩工
庀材修葺正殿改設大門添建拜殿又於殿旁另造廂屋
三間以爲奉守香火者棲止之所并置地二十四畝以資
口食又置地六畝以所收爲歲修之費興工於夏五告成
於冬臘以視前此之經理無人致年久傾頽者迥異亦可
觀久遠焉因計其事以勒之石時嘉慶四年十二月四日

重修武侯廟碑記

國朝

程楙采

岐之城南五十里地勢高曠南枕斜峪北瞰渭河相傳爲
五丈原漢諸葛丞相出師伐魏處至是卒後人立廟祀之
然其詳書缺有間矣考岐乘則云翔自元初明邑宰韓廷
芳請春秋奉祭後罔替焉我

朝肇興東土海宇又安岐民方沐浴乎膏澤聞故老流譚
往跡慨然寄曠代之思又烏知夫往復之機隱伏於承平
之久先是蓮妖煽禍由川楚竄終南走斜谷岐宰戒嚴守
城詰旦偵賊謀告遁矣聞難民聚語是夜見五丈原火光

星列或疑爲官兵掩襲賊遂奔竄人以是神武侯爲新廟
宇距今又三十餘載矣邑民感其覆庇歲春仲釀錢爲會
報答神庥而楹殿湫隘議恢而大焉功旣葳欲勒瑱珉士
民乞余爲記余維漢至桓靈之世天下騷然矣驅衣食畝
畝之民日罷於供億否則荷戈執殳蹈鋒鏑者皆編氓也
若老穉且委填溝壑而莫知所終矣嗚呼天不祚漢雖有
才智其能挽運數之窮哉是時公卧南陽蕭然樂道草廬
歲月俯仰皆寬身與造物者遊將奉詩書爲俎豆矣奈承
昭烈三顧遂許馳驅東結孫吳北攻曹魏聲威震攝所向

披靡而卒不能統一者謀事在人而天心固未可測也或
者曰三分之業隆中旣豫知之乃不肯取必於已定之天
終欲竟昭烈未成之志不得已而託爲禳星補救是其明
果不克逆覩成敗利鈍乎哉功可斬而志不可移雖謂武
侯至今存焉可也後之守斯土登斯原者曠覽乎林樹崖
屋參伍鱗次於煙霞掩靄之間道武侯之偉烈以諭百姓
詔其子孫使無忘儆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盛地奉禋祀
於後世且垂爲令甲使宰斯土者咸勉而爲勤政庇民之
舉然則斯役也其有裨於政教者多矣爰書其事以記之

時道光九年孟冬月吉日

諸葛武鄉侯碑記

國朝 雷啟秀

道光戊申秋七月

啟秀

司訓來岐逾月吏持仲秋事榜文

云某日恭祀漢丞相諸葛武鄉廟詢其地去城南五十里廟在棋盤山麓東斜谷西白玉二水如臂北入於渭其地倚山帶河爲形勝區三國志忠武侯討中原出祁山駐兵於此卽古所謂五丈原廟建於元初明嘉靖三十九年知縣韓公廷芳申準春秋致祭迄今因之

啟秀

悉厥巔末冀

於聿祀之期趨謁瞻拜一觀五丈原川原形勢而秋祀薦

牲未獲與焉竊維忠武侯功業著於當時英靈顯於後世卽一屯兵之所而千載下之人心猶思慕若此豈有他哉其忠愛出於至誠誠則動也依古往哲足蹟所不履後世猶將附會其說以爲一方寵榮矧如忠武侯而實至其地者其廟祀於茲固宜彼司馬懿行軍營壘與五丈原相對隔一渭水今竟不傳其處卽有淹博好古之士知其地亦不悅稱道廟何有焉忠佞之報不爽毫釐孰智孰愚甚彰彰矣越三月邑廩生李維南以補修五丈原忠武侯廟工訖附近村民欲刻石以記且言近日靈異五月雨雹山側

言... 卷一
秋禾損傷過半至五丈原忽有祥光回旋電遂止更憶嘉
慶年間教匪猖獗南山內外草木皆兵獨五丈原居民安
堵無恙皆神之賜故獻誠焉敬秀曉以忠武侯在天之靈
無人不庇其蔭此特其顯而易見者耳夫忠武侯事君之
節立身之道有功世道人心豈啻如生所云不然從祀孔
子廟可倖致乎人知忠武侯三國才爲天下第一其時若
曹操若司馬江東孫權才豈不優而皆絀於忠武侯公私
邪正之間其用心不可同日語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
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其要歸於肫

肫其仁一語讀先後出師表其至誠忠愛可格金石而泣
鬼神昔人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不信然乎忠武侯一代
之英遠謀宏議發無不售其自明不過曰先帝知臣謹慎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忠武侯此語非千古聖學之淵
源乎其事後主也道無不盡無纖芥恣意專行可指非甚
盛德孰能臻此向使曹馬聞忠武侯事幼主之規得不赧
然汗下無地以自容乎曹馬以奸狡之才奪人之國而後
世猶黠之徒孜孜倣效而不知其愚故推曹馬之罪在於
蠱壞人心而後代崇祀忠武侯之實可想見矣生歸以忠

武侯存人紀之功諄復詳說俾鄰里鄉黨老者壯者髦而
秀者咸知不朽之勳無事旁求况此廟貌巍巍儀象肅穆
高山景行取則不遠勿侈言靈異毋鋪張奇迹庶幾天地
正氣不眩惑於流俗人耳目也李生諾而受之

啟秀
竊喜

載名其上爰述迂見以質後之君子

諸葛忠武侯集附錄卷十八終

